

顾随讲 中国古典诗词

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上）

叶嘉莹 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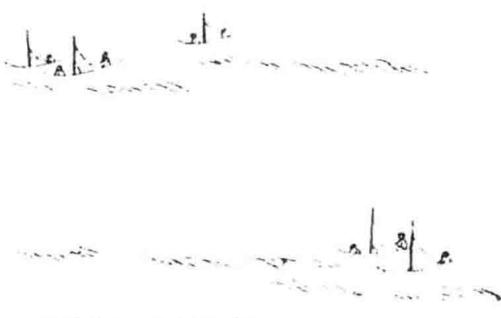
高献红 顾之京 整理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
传诗编

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上】

叶嘉莹
高献红
顾之京
笔记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驼庵传诗录 / 顾随讲 ; 叶嘉莹笔记 ; 高献红、顾之京
整理.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34-9531-9

I. ①驼… II. ①顾… ②叶… ③顾… ④高…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6265号

驼庵传诗录

顾随讲 叶嘉莹 笔记 高献红 顾之京 整理

出版人 杨 才

策 划 张 辉 刘相美

责任编辑 刘相美 何春雅 崔 丽

装帧设计 于 越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2)

印 制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43

字 数 68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9531-9

定 价 88.00元 (上、下册)

在南开大学第十四届驼庵奖学金 颁奖典礼上的讲话（节选）

（代序）

岁月易得，一年一度的驼庵奖学金颁奖典礼今年已经是第十四届了，而我来到南开大学也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所以，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讲一讲我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用意和经过。

我想大家都知道，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我们这个奖学金就是为了纪念顾随先生而设立的。每一个同学，在一生之中都会遇到很多老师。我也一样，我在一生之中也曾有过很多位老师，但是最使我感念的一位老师就是顾随先生。因为，有的老师传授的是知识和学问，而有的老师所传授的则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还有对学生精神品格的一种陶冶、熏染和提升。我觉得，顾随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

我跟顾随先生学习的功课主要是诗词。而我觉得，诗词的教学是有一种特殊作用的。我在班上讲课时也常常讲道，我们中国传统的诗词作品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诗可以兴”的作用，我们的诗歌是从感发而兴起的，它的作用也是透过感发来传播的。我常常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谱写自己的诗篇，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屈原如此，陶渊明如此，杜甫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不管是大诗人还是小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品格、修养和志意放在了他们的作品里。诗歌的这种作用，是其他作品不可替代的。而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诗的时候，所传授的就是诗歌中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感发。

我是1945年从辅仁大学毕业的，我们的校长是陈援庵先生，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但是我以为，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大体都是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从文字的著作里边也可以取得的。但顾随先生讲课时没有课本，也不发给我们什么文字的材料，每一次上课都凭着自己的感发——或者由自己的诗篇感发，或者由古人的诗篇感发，他都是即兴的讲授。他给我们的，都是由诗歌引起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感发的生命。即使是对同一个作者或者同一首诗歌，每一次他讲的时候都有新的东西和新的生命在里边。因此，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听顾随先生的课，一直到我毕业后教书了，还是追随着顾先生去听他的课。那几年我记了许多本笔记；还有一些零散的活页讲义，装订起来也有厚厚的一本。这些东西，我以为是在天地之间极可宝贵的，是万一失去了就永远不可复得的。所以，当我在1948年坐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候，书籍衣物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带，就只带了老师讲课的这些笔记。我1948年3月从北平去南京，1948年底从南京去台湾，1966年从台湾去北美，其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颠沛流离，很多东西都丢掉了，但我始终把这些笔记带在身边，它们随我羁旅漂泊达数十年之久。

在我离开北平去南京的时候，老师曾写给我一首诗：

食茶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冷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优昙”是佛经里所说的一种美丽的花。我的老师说，他在讲台上教书已经几十年了，在他所教的学生里边，有谁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开出这样一种美丽的花朵来呢？在那之前，老师在另一封写给我的信中还曾说：

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老师名字的英文读音若“苦水”，所以他用“苦水”来做别号。曾参是孔子的弟子，马祖是禅宗南岳创始人怀让的弟子。老师说他不希望我像曾参一样只做一个对老师唯唯诺诺的弟子，而希望我像南岳门下的马祖道一一样能够有所开创和发扬。对老师的这种期望，当年我觉得非常惶恐和惭愧。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竟把这个期望加在我的身上。我从小是关起门来在自家院子里长大的，所以我年轻时非常害羞，在公开的场合连一句话都不敢讲。去年顾之京师妹到南开来看我的时候还说：“我父亲的很多学生我小时候都认识，只有你，我那时只知道你的名字却不认识。”其实，那就是因为我在老师面前也不大讲话的缘故。

在离开老师之后，我遭遇了很多不幸的事情。当我在南京和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师还保持有通信的联系。老师在日记中还曾写到，说接到了我的信，知道了我的近况，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可是后来，大陆解放了，台湾下了戒严令，我和家乡的通信联系就断绝了。那时我常常做梦，梦见回到我家老宅，我从大门进去，院子里一切如旧，但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哪一扇门我都进不去；我还梦见和同学到我老师家里去——老师家住在什刹海附近，而那时我们辅仁女校就在恭王府旧址，出了学校后门不远就是什刹海，我和同学们有时就沿着什刹海走过去看望老师——而在梦中什刹海到处都是高高的芦苇，我在芦苇丛中怎么也走不出去。每一次做梦做到这个地方就会惊醒，惊醒之后就有无限的怅惘和悲伤。当时我以为是因为我羁旅在他乡所以才有这样的想念，我那时还不知道，我的老师对我也是同样惦念的。一直到去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纪念老师的学术研讨会时，老师的女儿、河北大学的顾之京教授送给我她新编的一本书《顾随与叶嘉莹》——也就是今天我送给获奖同学的这本书——我才看到了书里所记载的我的老师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对我的怀念。这使我极

为感动。

老师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他最喜欢他的二女儿顾之英。当时，我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做海军的丈夫而随国民政府撤退去了台湾；老师的二女儿则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做空军的丈夫也去了台湾。那时老师曾给我写信，说希望你们两个人在台湾能够保持联系。可是我去台湾不久，我先生就被关起来了，第二年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也被关起来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到台北去看望之英师姊。等到四年以后，我的先生被放出来，我也在台北找到了工作，这才去探访住在台北的之英。之英一家住在空军的眷村，所谓“眷村”，就是军人撤退到台湾时临时搭建起来的眷属宿舍。我按照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和邻居告诉我说，他们全家已经都不在了。原来，先是顾之英到台湾后因气候不适而生病死去了，留下三个孩子。她的先生是空军飞行员，不知为什么竟然喂小孩吃了毒药然后自己也服毒，全家自杀了。有人说，当时可能曾救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叫李沪生，因为是在上海出生的。那时我把这个名字记下来，托一个在空军工作的我的辅仁校友去找，我说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老师的这个外孙，我要收养他。那个同学找了好久，但是始终也没有找到。

后来当我见到顾之京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家那时候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大陆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情，是作为台湾白色恐怖的事例来报道的。她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师，就把家里订的报纸藏起来了。但老师学校的办公室也订有报纸，后来他们就发现老师好像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老师也不说。一家人始终互相隐瞒了这个消息，为的是不愿意让对方痛苦。《顾随与叶嘉莹》这本书中收入了老师在1949年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的信，老师在信中说：“嘉莹与之英遂不得消息，彼两人其亦长长相见耶？”原来不只是我思念老师，老师的心中也是一直惦念着我和之英的。

抗战的时候北平沦陷有八年之久，所谓“慷慨歌燕市，沦亡有泪痕”，这是我当年写的一首诗里边的句子，那时我们的老师、同学都写过这一类的作品。记得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老师在课堂上写过两个断句，是翻译英国诗人雪莱《西风颂》里的最后一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老师写的是：“耐他风雪耐他寒，

纵寒已是春寒了。”我那时曾用老师的这两句写成了一首《踏莎行》词，题曰“用羨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后来顾之京师妹整理老师遗著时曾对我说：“我没有找到我父亲在哪一首词里用过你所说的那两句，你怎么说是用羨季师词句？”后来直到2009年，她才在周汝昌学长提供的老师信件中发现了老师写于1957年的一首佚词中有这两句，而且老师这首词和我那首词用的是同一个词调和同一个词韵。之京师妹在《顾随与叶嘉莹》这本书里说：“这竟是一首老师对弟子十四年前‘用羨季师句’足成之作，所谱的一阙无法来明言‘和作’的跨越时空的唱和！”

说到周汝昌先生，我和他初次见面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个国际红学会议上。周汝昌先生说，当年 he 看老师的诗集，看到有《和叶子嘉莹韵》的唱和诗作加起来有二十四首之多，就写信问老师：“叶子何人？今在何处？”但是，“师不答”。后来 he 从北京调动工作到南方去，老师曾写给他一首诗，其中有“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之句。老师对他说：“这是我若干年前送叶子的一首诗，现在转送给你了。”我听了周先生的话就想，那应该是因为我去台湾后音信隔绝多年，老师觉得传法的期望已落空了，所以又把那首诗转赠给汝昌学长了。

几十年后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最盼望见到的人就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在台湾、在海外也写了一些有关诗词的论著，我一直盼望的是把我的这些著作交到我老师的面前，像当年交作业一样，得到老师的批评和指正。可是我回来后才知道，我的老师已经去世了，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够实现了。我在写给之惠师姊和之京师妹的一首诗里说，“归来一事有深悲，重谒吾师此愿违”，那就是我当时悲痛的心情。所以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不是普通的情谊，而是经历了死生离别的师生情谊。我虽然不才无能，但为了传承老师的教诲，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事情。

这些年来之京师妹已经把我带回来的十几本听课笔记陆续整理发表出来了，目前她还在继续整理，可能最近将有更完整的专书出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非常感谢她做的这些工作。我的老师讲诗讲的不是知识，不是文字，而是诗歌里的生命。我以为从来没有

人讲诗像我老师讲得这样好。老师的课充满了生命与理想的兴发和感动，提升了我们的学养和品格。

我今天说这些话，只是希望大家理解我设立驼庵奖学金的这一份深意。在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里，老师与学生之间不但是知识的传承，而且还有一种精神和感情上的继承。我曾经改写了前人的两句诗，“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意气托讴吟”。父母之于子女，只是血肉的传承。我的子女与我的兴趣、感受不一定是相同的，而老师和学生之间反而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从这一点来讲，师弟之间的感情有时甚而会超越了骨肉之间的感情。而作为一个书生，我自己一生的志意都已寄托在中国古典诗歌之中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已经这么老了，还愿意继续讲授我们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因。



2010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 1 开场白——诗之感发作用
- 3 《诗经》谈片
- 4 一 谈《国风》
- 14 二 谈《小雅》“变雅”
- 38 三 《小雅》碎语
- 45 概谈楚辞
- 46 一 释楚辞
- 51 二 读《离骚》
- 55 魏武与陈王·力与美
- 69 说陶诗
- 70 一 陶公之“调和”
- 79 二 情见与知解
- 85 三 陶诗之真
- 95 四 陶诗与酒
- 104 五 陶诗之平淡
- 109 六 《饮酒二十首》
- 123 初唐三家诗

- 124 一 王绩五律《野望》
126 二 沈佺期七律《古意》
129 三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 135 王绩·寂寞心
- 141 王维诗品论
142 一 摩诘诗之调和
153 二 摩诘诗与“心的探讨”
161 三 摩诘诗之静穆
- 167 太白古体诗散论
169 一 高致
173 二 诗之叙事
176 三 诗之散文化
179 四 诗之美
182 五 诗之议论
185 六 豪气与豪华
189 七 秀雅与雄伟
192 八 “小家子”与“大家子”
196 九 写实与说理
199 十 俊逸鲍参军
- 201 杜甫诗讲论
202 一 杜甫七绝
211 二 杜甫拗律
220 三 杜甫五言诗
231 附 杜诗选目
- 233 退之诗说

253	李贺三题
254	一 说长吉诗之怪
259	二 长吉之幻想
262	三 《李凭箜篌引》
265	论小李杜
266	一 总论小李杜
268	二 牧之七绝
271	三 人生与自然之调和
276	四 欣赏的态度 有闲的精神
280	五 小杜之“热中”
284	六 余论咏史诗
285	义山诗之梦的朦胧美
286	一 绝响《锦瑟》
289	二 平凡 \equiv 美
291	三 力的文学与韵的文学
295	四 情操之自持
299	唐人诗短论
300	一 初唐五言古
302	二 断说柳宗元
303	三 诗眼中之草
305	四 唯美诗人韩冬郎
307	宋诗说略
317	简斋简论
325	真实诗人陆放翁

开场白——诗之感发作用^{*}

* 以下文字原是在讲唐宋诗词之前所讲，叶嘉莹在此段笔记前加括号总结为“感发作用”四字。

自觉 觉人
自利 利人
自度 度人
自了汉 自救不了

平实 儒 “知耻近乎勇”（《中庸》第二十章）
虚无 道 委靡 否定
空 佛 大雄

2

意在救人尚不免于害人，况意在害人？

《论语》有“闻一以知十”^①（《公冶长》）、“举一而反三”^②（《述而》）之言，皆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之意。孟子言“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孔子所谓“仁”，即孟子所谓“推”。人、我之间，常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物、我之间，只知有物，忘记有我，皆不能“推”。

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是在感动人，是“推”、是“化”——道理、意思不足以征服人。《花间集》中顾夐词曰：“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做人、作诗实则“换他心为我心，换天下心为我心”始可。

王国维《人间词话》^③曰：“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与花鸟共忧乐，即有同心，即仁。感觉敏锐，想象发达，然后能有同心，然后能有诗心。

①《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②《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③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一字静安，号观堂、永观。著名学者，《人间词话》为其论词名作。

《诗经》谈片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

一 谈《国风》

(一) 《周南·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有关《汝坟》诗旨，《诗序》^①云：“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

^①《诗序》，《毛诗序》之简称，为汉人解诗之作，有大序、小序之分。《毛诗》各篇篇前均有一段阐述该诗作者或介绍时代背景之文字，称为小序；首篇《关雎》小序之后有一概论《诗经》艺术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与社会功用等问题之长文，称为大序。大序总结了先秦儒家诗论，为古代文论中一篇重要文献。

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韩诗外传》^①云：“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之谓也。”以《韩诗外传》较近情理，当为乱世所作。

首章：“遵彼汝坟”，“坟”，毛传^②：“大防也。”《说文》^③：“坟，墓也。”又：“坊，大防也。”毛诗盖以“坟”为“坊”，防者犹今言堤防之防。防、坊通。《礼记》言礼者“大之为坊”，坊、范双声。或曰：“坟”，即坟水也。余以为不然，“坟”盖即堤也。（从“贲”^④皆有“大”义；亦如“骨朵”之音，多有“小”义。）

“怒如调饥”，“怒”，毛传：“饥意也。”郑笺^⑤：“思也。”《说文》“怒”下：“一曰忧也。”韩诗作“惄”，《说文》：“惄，忧貌。”《方言》：“惄，忧也。”“调”，毛传：“朝也。”《释文》^⑥本又作“朝”。按：韩诗多今本，《说文》二徐本^⑦注只作“朝”。

第三章：“鲂鱼赪尾”，《陈风·衡门》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之句。毛传云：“鱼劳则尾赤。”这未免望文生义。郑笺：“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余以为：“鲂鱼赪尾”，兴也，与下句义无关。

^①西汉经学家韩婴所传诗人称韩诗，今仅存《韩诗外传》。《韩诗外传》凡360条，一般每条均以一《诗经》引文作结论，以支持政事或论辩观点，某种意义上是对《诗经》的注释和阐发。以下凡说“韩诗”即指《韩诗外传》。

^②毛传，即《毛诗训诂传》，大抵以解释《诗经》字义为主。现代一般根据郑玄《诗谱》和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定为鲁人毛亨（大毛公）所作。

^③《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所著，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之书。

^④“坟”字繁体作“墳”，故曰“从‘贲’”。

^⑤郑笺，东汉经学家郑玄对《毛诗训诂传》所作注解。

^⑥《释文》，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解释儒家经典文字音义之书。

^⑦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徐铉（917—992）、徐锴（921—975）兄弟，人称“二徐”，又称“大徐、小徐”。二人皆校订《说文解字》，经徐铉校订的本子人称“大徐本”，经徐锴校订的本子人称“小徐本”，合称“二徐本”。